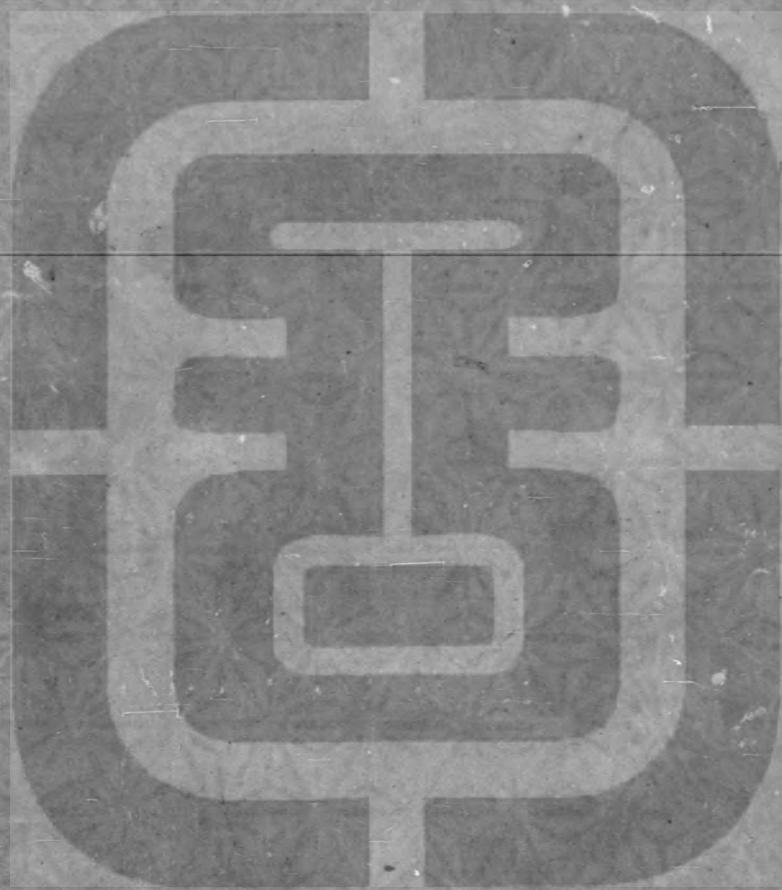


文選

卷之八



文選卷第四十七

靜勝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褒因奏言

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襄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宜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種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

言夷狄負氈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瓊以為純絲 糞藜含糗久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

與說太牢之滋味也服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

於蓬茨之下

鏡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

於窮巷之間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

其善本無 愚心而抒情素 濟曰王襄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

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

謀示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翰

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

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三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

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

廣矣趨進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來濟曰亦如賢人於

成功多也就成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亦如國之用愚入如淳曰矻矻徒作貌也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撲善本作清水淬會其鋒越砥斂其鏑良曰巧冶善

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鏑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

劍不如一歐冶既冶即巧冶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

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妹切鑿工練

切說文云鏑劍刃也音灼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筆泥

畫塗銑曰剽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筆帚也泥灑地也塗泥

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善

日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

於泥灑之處也善音遂如淳曰若以筆掃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翰曰離婁古之明目人也督正也公輸古之巧工

且如上述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

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

者得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

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庸人之御駑馬

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亦傷吻敝策善本作

而不進於行宵喘膚汗人極馬倦向

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

口勞鞭策而不進行宵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鬻膝駮乘去且鏡曰駮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鬻膝而行也張晏曰王良執靶霸

鬻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

韓哀附輿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韞轡也輿車也張晏曰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

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從驛馳驚忽如景靡良曰靡

上良馬良御縱馳奔馳過都走國蹶如歷塊齊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

忽如日景之疾沒也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聞追奔電逐遺風翰曰電風皆謂疾也善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八方也

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善本何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翰曰締絡葛也鬱燠熱也襲衣也狐

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

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語曰當暑

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

內善本有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

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曰嘔喻喜悅見受謂用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

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圉善本作空之隆齊曰握捉隆盛也善

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休三握髮一

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

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

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

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

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

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由此觀之

公九命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佐同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君王勤於求賢

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本苦誠則

上不然其信向曰揆度悃至也善曰郭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

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窳子飯

牛離此患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築庖厨之人勤勞於調

鼓動其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段皮贖之穆公

用以為相鬻賣也穉威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飲牛此四賢

皆羅此不遇之患也善注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

辱與於六滌薛而外本朝離疏釋躄脚而膏享梁向曰奧幽

菜食也躄庶人之履也享食也膏肉也梁精米也言賢人

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平生卑辱幽汗之事

以外用於朝離去蔬食釋棄躄履而食滋味以衣朝朝也

張晏曰奧幽也滌狎也辱汗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

此蔬食釋此木屨瓊案屨以繩為屨也善曰國語樂伯

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

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力天子乃分符賜土以勸其將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善本無

虎嘯而善本有嵐冽龍興而致雲善本有氣翰曰君聖

來也善本有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

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
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法故能與雲虎若陰
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蟀候善本作狄吟蟀浮游出以陰向日懸蟀蟀音蟲

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善曰易通卦
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
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畧也又蟲魚疏曰易曰飛龍在天
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利見大人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令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
也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
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
思美衆賢生於此國善曰毛

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
日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濟曰文武文獲稷契臯陶伊尹

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

厥后惟明明又曰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善本

則以穆穆在乃位善本鐘逢蓬字門子響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良曰聚其

神理臣君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
操琴逢門子響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

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鐘琴名烏
號弓名也晉灼曰蘆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

之不常故曰遞鐘質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
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

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
音也善曰孫卿子曰弄蠡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

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
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技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上下俱欲歡善本作然

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日君臣之

右論說其非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鏡

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

得其性也翼飛疾兒沛大水兒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

明之應疾於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濟曰胡

倍風吹鴻毛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

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恩從

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向日天子

風和氣朝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充於天下人人乃得

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

優遊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遊是望得也史記泄公

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鏡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

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

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求萬年濟曰雍容閑和息言

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求長何必偃仰屈申善本

也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信若彭祖噉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翰曰

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求萬年何必謝於彭祖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統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詩是鳳元年西羌反計震音真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漢書曰昭帝特懼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充臨其或喻善本以威德濟曰臨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充臨其或喻善本以威德濟曰臨域宜喻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

兼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翰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

與充國共討於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曰論語讖曰重耳反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眾以擊之奮震旅眾也

罕羌名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統曰擊罕开於鮮陽之水應劭曰營平守節屢奏封

章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類進表言勝捷之事也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

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音剛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

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善曰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越克西戎還師于京翰曰克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鬼方賓

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善曰毛詩曰內哭于中國單及

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昔周之宜有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憫周土四征弗庭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魏曰宜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

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或辟四在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善法同

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緒善本作後字良日時漢室稍至陵

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赴赴桓桓武兒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善曰毛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喜皇后安帝立騭

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

錢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

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

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山征西羌之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

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

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詔

和喜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

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

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

字孝山者當和喜之際但書曲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

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日茫茫廣兆甚開業人神攸讚

作質 銑曰兆 五曜宵 善本作 映素靈夜 歎星也 宵夜也

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

於驪山夜行澤中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

者見有一老嫗哭之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也為蛇

為赤帝子所殺也白帝則秦也赤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

夜歎歎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

則哭也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劬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技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

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 歷紀十二天命

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五臣無此二句 西零不順東夷

中易 良曰自高祖至平帝凡十二帝為王 西零不順東夷

非篡位故曰天命 中易 善同良休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向曰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上將

鄧騭也 投謂天子授與之也 雄戟兵器 相相上將寔天所

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相相上將寔天所

啟 銑曰桓桓武克寔啟開也 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以

善曰桓桓已見上文 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十偃曰以

是始賞天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良曰允信也 善曰毛詩

啓之矣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日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左

氏傳趙衰曰郊穀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善曰揆度楷則也

悅禮樂而敦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善曰禮記曰仲尼

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 禮 昔在盟 善本作 津惟師尚

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昔在盟 善本作 津惟師尚

父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 尚父太公

父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

諒彼武王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

天下以定 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大公把 蒼生更

始朔風變楚 善本作律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

楚南也 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

言王風廣也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 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生朔北方也 楚南方也 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

也 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 薄伐獫

也 夫北者敗也 鄙者陋也 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向日後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

日薄伐言逐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善本作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斲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

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平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

宜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我出

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

我師于彼西疆向日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

于彼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翰曰天子

收矣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

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

恩於舅氏深也善注同介珪既削列壤酬勲向日介珪諸侯所執長

也善注同介珪既削列壤酬勲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

騭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勲功也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向日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伯倫沛國人

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以自隨使人荷插從之云死便埋之故著此

頌頌酒德之美也仕為建威參軍善同向注

有大人先生向日假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

扃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

八荒八行無轍跡居無室廬翰曰潛隱守愚持人不見其

無也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跡馬馳琴試幕天席地縱

日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周旋自置

意所如良曰如止則操石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濟曰操

也危觚榼壺皆酒器也善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

日說文曰榼酒器也善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

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

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公

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

子處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陳說

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

禮法是非鋒起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

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鬯善本承糟善本銜盃善本

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鬯善本承糟善本銜盃善本

漱醪善本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

髯蹠其舉踞據枕麴藉糟銑曰奮動髯蹠也蹠踞展足倚據

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也善曰漢書曰朱博還琅邪

齊部舒綏博禽髯抵儿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附依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向曰陶陶和樂兒善兀然而醉

恍善本作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善本泰

善字山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善本作欲之感情善曰莊子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漢之載善本有淳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果贏力之與螾名蛉音靈善曰二豪

而化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曰類

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

蟲也螺贏蜂蠆也肖類也蜂蠆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

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蠆矣速疾哉二三子受

學仲尼之化疾也
向同善注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
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
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
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
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
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

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
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善本有
此序

茫茫宇宙上塲楚下黠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

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也並言天下昏亂垢
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

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

靜為本今上塲下黠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

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黠賈逵曰黠媒也波振塵飛以

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赫矣高祖肇

載天祿向日赫盛肇始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向日

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

尚書璇璣鈴孔子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銑曰慶雲瑞雲也

也古者黃帝化八百歲運極而授與不德言高祖將授天

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几演圖曰

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龍興

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龍興

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

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善曰尚

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

嘯而谷風至漢書形雲晝聚素靈夜哭良曰形冊紫色高

日高祖居沛豐紫雲為蓋隨之素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並

同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

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金精仍類

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朱光以渥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爍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自萬

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邦宅心駿人善本作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

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

民用康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兒言高祖因

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綢繆教后無競惟人銑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綢繆教后無競惟人銑

綢繆親密兒散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舜也言其無

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善曰毛詩曰無競

惟人四方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

其訓之

也內則撫安百姓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

三秦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

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拔奇

每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夷難邁德振民良曰何技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

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

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

易曰君子以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

振民育德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

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衡文然重威則

上穆刑約各蓋群右是謂宗臣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

則下親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肅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

宗臣國平陽樂道在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

所宗也合於理也善曰論語曰貧而愛淵愛嘿有此武功濟曰爰

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愛嘿有此武功於淵沈

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聖也善曰莊子長驅河朔

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電擊壤東良曰朔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威以擊秦將章

非固漢書述曰長協策淮陰亞跡蕭公謂韓信也參與信

驅大舉電擊雷震合謀策擊魏王豹大破之亞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

善曰漢書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

成作師通幽洞冥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

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也善曰漢書張

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北上有老父

出一編書曰讀求言配命因心則靈錄曰言配合天命籌

靈無不必中也善曰毛詩曰末言配窮神觀化望景揣

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

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善曰周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鬼谷

子曰測情武關是關鴻門是寧祖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重寶啗之秦
 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
 恐不從不如因擊之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
 關關開也項羽在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項伯
 善伯乃來見良言羽意良因引伯見高祖遂令伯具言於
 羽高祖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良之力也寧安也善曰
 翰隨難滎陽即謀下邑向曰鄆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
 高祖曰吾欲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縣布韓信彭
 越可以破楚必矣滎陽下邑並是地名善同向注銷
 印基忌廢推齊勸立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
 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
 令銷印其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
 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運籌固陵
 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善同銑注
 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濟曰固陵地名高祖追項
 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東襲項羽破之
 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

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
 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集允信集至也
 善注同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高祖也寔實也喪
 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
 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黃老辭世却粒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持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
 穀也善曰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

辟穀導曲區逆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達
 引輕身曲區逆遇

曰大雅宏達論語游精香漠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

沈也言平常好道術玄理也濟曰重玄大也匪非與深
 也言平常好道術玄理也

析子曰九地之伐謀先兆擠濟禦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
 下重天之巔

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呂相得也則平
 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

魯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魯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考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也**奇謀六奮嘉聲四迴**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方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昔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所憑也規主以足離項于懷向曰規諫也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曰躡謂手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膏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遇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問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銑曰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韓王窘執胡已摧折善曰尚書曰格入元龜周敦知吉**馬洞開**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偽游雲夢信必郊迎因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迎文以謀送**善本作高以哀匈奴也洞通也善同濟注

良曰呂太后煎諸呂為亂平誅之謀迎代王立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善同良注**灼灼**淮陰靈武冠也善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兒**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季咸碑曰明略**奮臂雲興騰跡虎噬**統曰奮振也言其心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陵險必夷摧堅**善本作則脆難必以平也摧敗險

陳則如脆矣夷平也善曰呂氏**肇謀漢濱還定渭表**良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肇始也漢濱謂項祖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京索**各**既拒引師北討**故也濱表謂水畔也善同良注

陽破楚軍於京索之間京索二水名扼謂拒楚軍也北討善同翰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

楚擊趙選二千人將其赤幟登山望趙軍戒曰趙必空壁
見我汝疾入趙壁技趙幟立漢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
因而滅之善同向注威亮火烈善本作勢踰風掃亮信
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令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
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濟曰破
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
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
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
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
軍至臨菑苗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曰魏趙代皆冀州分
之風必偃善同良注乃眷北燕遂表東
皆已平定故云肅清四邦則此四國咸善同良注乃眷北燕遂表東
海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故兵
立也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笑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齊誇詳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克滅龍且
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子爰取其旅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
余爰取其旅其眾爰於也旅眾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
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
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伴不勝
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史壅囊水
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

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善本德辭通絕楚善曰蒯通知
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
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
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
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
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彭越觀時韜跡匿光人具爾瞻
楚王之望善同銖注

翼爾鷹揚濟曰翰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
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此
善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
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

善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
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

飛若鷹之擊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

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帥尚父時維

鷹威陵楚域質季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良曰楚域謂

日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

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

禮記孔悝為鼎銘烈烈黥布耽耽其眇音麵向曰凡有

也或唯言其各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耽耽虎視兇

比於虎言猛也眇視也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

定會稽布以兵歸之名冠彊楚鋒猶駭電銑曰初布為項

周易曰虎視耽耽羽將功冠諸侯

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善曰觀幾

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蟬蛻稅悟主草面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

事之悟覺也草改也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

問行輿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

小人革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

以從君子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

在項羽處沐泉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

助也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至陽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

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向曰矯矯雄勇見垓下地名

日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歸布元凶既夷寵

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禄來假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禄亦罹咎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濟曰安於大位

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

誰藏善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

述曰子孫傳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張耳

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之賢有聲梁魏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善

學屈為客毛詩士也罔極自貶善本伊媿翰曰此言陳餘

日文王有聲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士也罔極自貶從言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恤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音

怡 思舊恩仰察五緯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

五星也 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

脫跡違 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銑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

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 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

悴葉更耀 善本作輝枯條以肆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木斬而復生曰肄也善曰以木為踰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

王信韓驍宅土開疆我圖爾才 長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越遷晉陽 良曰此諸韓王信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宅居也郡為韓國以備北胡遂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

盧縮自微婉變我 皇向曰縮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縮出入帝卧內

婉變董公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鏡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遇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善曰漢書曰

也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謂縮為叛亡入匈奴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兵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吳芮之王祚由梅鎬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

王軍良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梅鎬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死高祖以鎬功故徙芮為長沙王故

云祚由梅鎬翰曰此謂劉賈也肅肅嚴整負董正也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鎬與借攻析鄴上以鎬有功武

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鎬呼玄切鄴持益切漢書劉賈將我圖四

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方殷薦其勲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善曰漢書曰漢王

周殷反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楚佐賈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銖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濟曰厥其字居也

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啟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

毛詩曰鋪敦淮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

且慈引身伏劍求言固之良曰此謂王陵也違親謂辭親

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求長也言陵去項羽歸漢羽乃取

陵母置軍中陵使使到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

者泣謂使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二心我以

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其子事主懷二

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慈也善同五臣注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善曰毛詩義形於

色憤發善本作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向曰高祖既崩呂

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

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

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未命是期也絳侯質

善曰主亡與亡已見任助為范雲立太宰碑表

木多略寡言銖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善曰韓書

略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略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略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略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氏者必勃也善同濟注雲鷲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良

鷲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具用兵之機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豨謂陳豨也勃禽殺陳豨於靈丘

破燕王盧綰軍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皆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鷲靈丘則禽豨是也景逸上蘭與

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述三事寧亂以武斃呂而分爲六是作者之詞重也善同良注

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

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摧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

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實惟太尉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閭闔兮坐紫宮

劉宗以安向曰惟是也時勃爲太尉也劉宗漢也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善曰漢書前通說韓信曰勳曜上代身終下藩

功略震主者身危勳曜上代身終下藩齊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

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爲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

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善曰宣力王室匪惟厥范擘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

武趨干鴻門披闥帝宇翰曰趨猶執也干楯也言其非獨有武亦有善謀則高祖在鴻門獨

與張良入羽營留飲范曾欲謀殺高祖噲聞之爭急執楯突入羽營是謂趨干鴻門也高祖病惡見入卧禁中詔門

者無令華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是謂披闥帝宇也披則排也闥謂門也善曰尚書帝曰

余欲宣力禮記子曰趨登顏誚項掩淚寤主向曰登顏誚

既執楯入項羽營而謂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軍於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乃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心疑大王也故云登顏誚項謂責也項謂項羽也噲既排闥見高祖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定天下今天下

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與臣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乃笑而起故云掩淚寤主也寤

謂覺其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

率爾徒從王于征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

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

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末謝王鳳曰振威龍脫音奮善本據

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燕王臧荼反商擊之於龍脫

破之是謂振威又擊黥布攻其前垣破之是謂搃武據猶

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荼藏荼黥黥布也善同濟注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

弟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翰曰戎軒兵車也肇

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馬煩轡

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善同翰注馬煩轡

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去聲協韻向曰馬煩

也京師人謂抱小兒為擁樹皇儲太子也則孝惠帝也時

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去高

祖馬疲蹶棄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載行高祖怒嬰嬰抱

之不捨故太子是安也匈奴圍高祖於平城嬰請徐行弩

皆持滿外向高祖乃得脫是穎陰銳敏屢為軍鋒謂灌嬰

也銳精敏達也奮戈東城禽項定功銳曰項羽敗於垓下

而殺之乃封侯定功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

東城地名善同銖注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

啟于東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啟開也

呼聲乃加疾所以肉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啟寡君群臣

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 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
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
斬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 恢恢廣野誕
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刑舒是懲

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官 善本作 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

即倉敖度據險三塗 翰曰此謂鄠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

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曰食其勸高祖守
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度之粟也 白馬津河也飛狐

塞名也敖度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善曰老子曰
天網恢恢罔遺書述曰陳湯發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 輜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
日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齊非說之辜 銑曰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

方今唯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稱東藩食其至齊齊王
乃襲食其言不為戰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

夜度兵襲齊齊王以為食其詐之乃烹之雖 我皇寔念言
身死于齊非說齊不善之罪也 善同銑注

祚爾孤 翰曰我皇謂高祖也寔寔祚福尔汝也言高祖實

注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 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

同 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

伊洛定都鄴鎬 向曰敬說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下漢以

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其道也高祖乃用敬策幸長
安是謂移帝伊洛定都鄴鎬也伊洛東都二水名鄴鎬西

京二水名也 善曰聲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濟曰安鎮遠

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銑曰

考定也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銑曰

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 翰曰制約

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他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

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良曰平謂周勃也善曰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良曰平謂周勃也善曰爾雅曰訪謀也

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我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用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所謂伊人邦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家之彥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善曰毛詩班固漢書王尊贊曰百王之極舊章靡存通曰此謂叔孫尊實赴赴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通曰此謂叔孫尊實赴赴邦家之彥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濟曰明明昏暗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王啟世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善曰

通為博士號為穆嗣君也言其制禮穆穆帝典煥其盈門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穆穆帝典煥其盈門

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

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曰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無知敬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也尚書垂後昆

敬獨照善本作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向曰此謂魏無侔比也貺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埋書云師錫帝曰有在下曰虞舜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日隨何辯達因資於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

敵舒善本漢披楚唯生之績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善同敵注

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

也。蟠蟠老兒，叟老也。高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公遮道，說高祖曰：項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士，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士皆縞素，帛也。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善曰：論語素王受命。衣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日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衣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日秀朗，謂賢明也。沉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善曰：漢書曰：衣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王在宛，果引兵南。楚威自撓，切奴教。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而向曰：衣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善曰：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紹信誑項，軹以軒是。乘攝齋，即夷切。善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日

項羽急攻榮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軹軒輕車也。攝齋，搗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冰形名與風興也。善同翰注。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冰形。

可以暴志不可陵。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怒烹苛也。貞軌借沒亮跡，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貞軌借沒亮跡。

雙外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外高疇，誰庸用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外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

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背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天命，善本作雖順王心有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天命，善本作雖順王心有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違懷親望楚求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烏來歸是謂平國

寵命有輝銑曰王心有遠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

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

也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惣述其事也善

日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遺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媪漢書項羽傳

日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楚漢春秋

日上欲封侯公匡不肯復見曰此天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翰日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

各效其才以成大業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

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戶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

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

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

日巽小亨利有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向曰弘大崇高壤土

攸往利見大人

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賢成之

也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

成其高明主不厭韶護錯音袞龍比象良曰韶舜樂各護

人故能成其衆

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

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

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

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明衆哲同濟

天網善本作網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

彌天之網以

羅海內之雄

劍宜其利鑿獻其朗翰曰宜猶用也鑿鏡朗

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

利以斷割事機亦獻鏡之明以照察事

理也善曰廣雅曰鑿炤也鑑謂之鏡

文武四充漢祚克

廣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

毛詩曰克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廣德心

贊

二

七

七

七

七

七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

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曰漢書曰朔字曼

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 魏建安中 善曰建

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 故又為郡人焉 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善曰

乎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

富樂 善本作 也故薄游以取位 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

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

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

以傲世 直時也頡頏自縱見傲慢也善曰論語曰直道而

事人解朝曰鄒衍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良

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

節也 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

漢書贊曰朔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該諧以取容 翰曰

正諫似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該諧以取容 翰曰

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該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

容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該諧逢占其事倖淺字書

日該明也口固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 絜其道而穢其跡

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 絜其道而穢其跡

向曰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清其質而濁其

知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 絜其道而穢其

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

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群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材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善曰周力儻博物觸類多能

翰曰倘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儻

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

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善曰周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善曰周

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又曰神以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來智以藏往

衆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

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

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

策秀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

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善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策播擗足以食十人擗音所漢書曰

不能中使朔射之連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計數也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

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乃不字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善曰孔安經目而諷

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善曰孔安

於口過耳而聞於心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日所一見

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天其明濟開豁

善曰漢書曰

弘大陵轍歷卿相嘲

善曰漢書曰

向曰陵犯轍踐也嘲哂謂戲弄也

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胃也

張楚並與兵相踰籍蘇林曰踰音臺

顯賤不憂感

善曰漢書曰

乘若察友視儔列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中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善曰十

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善曰漢書項羽歌曰披山兮氣蓋世可謂技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善本作已向曰言其才器超技羣類游於

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

友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立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

言彼遊心於談者又以先生嘘吸許冲和吐故納新日

常教之外也談者又先生嘘吸許冲和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

嘘吸謂吹歛也冲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

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

故納新此導引之蟬蛻龍變棄俗登仙濟曰蟬蛻謂脫殼

士養形之人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出其身龍變謂解

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善曰淮南子曰至人

蟬蛻蛇忽然入真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

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神變善本作造化靈為星辰俗謂

朔為太白星精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

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

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此又奇怪

聶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良曰惚恍謂幽微也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其交為樂陵郡守史

傳不載難得而知也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翰曰謂湛親省於父善曰京

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

覲先生之賒邑想先生

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

楚辭曰馮翼遺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

頌焉

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

頌焉廟也翰曰慨然猶悵然也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向日矯矯高泉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

日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

不避榮銑曰周易曰物不可以否故受之以同人臨世濯

足希古振纓良曰臨此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

也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足

清而無穢汙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曰

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柔克

何視汙若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

方朔述曰懷肉在樂善本作必行處淪倫字罔憂

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跨世陵時遠

蹈獨游向日跨越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邀邀先生其道猶

龍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

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染跡朝隱和而不同良曰

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善曰史記東

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而

不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銑

化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善曰茲邑謂敬問

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性也敬問

墟墳企佇原隰向日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蔡子篤詩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

允企伊竹斯立則立祠廟於此也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

主其寢廟也周游善本作旋字祠宇庭序荒蕪銑曰東西廂曰序善曰爾雅曰東西

蕭蕭善曰爾雅曰東西廂曰序善曰爾雅曰東西廂曰序之序蕭蕭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良曰棟椽也萊蒿也善曰爾雅曰東西廂曰序

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兒是居弗形悠悠我精善本

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也猶猶思也善曰悠悠已見上文

向日自古有德之人無天秩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

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咎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勢鬻聞其高風

袁彥伯

濟曰檀道鸞昔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非序也善同濟注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古者

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

世承基銑曰三皇五帝更選典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

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

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

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莫不宗匠

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也莫不宗匠

陶鈞而群才緝熙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

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
清緝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
善曰尚

善本無 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跡有優
明哉肱肱良哉 雖善本無 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跡有優
劣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
有優劣也 善曰止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經

鈞命史曰俱在 至於體分其固道契不墜風靡善本作 所
隆平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其固道契不墜風靡善本作 所

扇訓葦千載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
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
華改揆理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

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草戒 故二八外而唐堯善本
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故二八外而唐堯善本

字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統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
稷安也善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向曰三賢
同錄注

叔隲朋也小白齊桓公名 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 中古
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 善同向注

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
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

顯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
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 善曰呂氏春
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

方圓不易國乃昌高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
誘曰上君也下臣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

不治故遽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
連以之赴海統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窳武子

舒謂進也 濟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
不可黜退也 良曰楚狂接輿不仕於時常行歌云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則知其時無明君也田單欲與魯連將 衰世
連乃游隱於海上蓋為時之無道也 善同錄注

之中保持明善本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

之流也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

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與泰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

日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

毅遂委質為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樂善

燕王以為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相馬者驥良

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

無人知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

鹽車上吳坂遽延負輓而不能進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銑曰控猶用也善曰漢書曰高

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史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

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

得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蕭曹雖不以

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

臣而百姓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

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

代之君臣也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

勲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

文選卷之七

三十一

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干時

足為難逢遇明若是為難也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

濟曰

故

有

道

無

時

孟

子

所

以

咨

嗟

有

時

無

君

賈

生

所

以

垂

泣

言

佐若之道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鐵基不如
待時此謂咨嗟良日有時無君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
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流涕故云垂泣善何濟注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有生謂生人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其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向曰嘉善也
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
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
遇也周易曰亨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
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
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
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
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
善本有也字良文
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
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
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

武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
不過魏武帝也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鏡曰委質北舉才不以標鑒故久

之而後顯濟曰言彧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籌畫不以要

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雖

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彧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

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偪遷獻帝

器不可為也公達慨然志在致命鏡曰荀攸字公達慨然

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向曰言荀攸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隸官也

存其名節也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

流取善本作越善本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

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善本無名教有寄乎良曰源流謂本

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也翰曰謂其與彧志

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

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善曰言文若夫仁義不可

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

以善本無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

理慕而行之謂荀彧善曰莊生理不可以無善本不全故

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達識攝其契君子行其義事也

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善曰鶴鶴賦曰生生之

矣理足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

已見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

上文溫潤以澤仁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

折而不撓勇也陽魏后北面者哉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

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

后謂君也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

臣之北面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善本無

不與魏武所以善本無不容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

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

不許而魏武所不容者也與許也善曰漢書曰華臣

謹奉天子璽符代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

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

亦所以覆舟也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然而先賢

也人者水也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已見上文

王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善

作物者乎善曰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

字五之摧碎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

文選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怒又以此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天

耳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葛亮字孔明

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善曰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

日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沒有餘泣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善曰論語

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

左氏傳擊子曰善為國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卒仲尼聞之出涕及其臨終顧命善本作受遺作相劉后

日古之遺愛也

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之無懼色善曰蜀志曰

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受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善曰蜀志曰

先主於末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

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繼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向

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

也際間良實也善曰春秋元命苞公瑾卓爾逸志不群

日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

惣善本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善曰吳志曰伯符策字素

子之警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惣角之時常友善外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

公瑾與孤有惣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惣角非兮晚節

擢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晚節謂壯年也擢奇謂用兵也

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善曰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
赤壁初一交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言瑜早卒故惜其
戰公軍披退

量也善曰吳志曰瑜還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良曰張
江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
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功向日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率群臣立而輔之權
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河得伏哀感以
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善
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

此寧突特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上左神情所涉豈徒
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
善曰周易曰王臣蹇

蹇愕五而已哉蹇匪躬之故史記道良謂商君曰千人之
諾不如一十之愕愕東觀漢記載馮謝上曰臣然而杜門
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

用補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
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
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夫一人之

所昭善本作未異而用捨善本作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
照字

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向日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
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
之間何其不同况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

語孟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
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
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日有自古來也善曰家語

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
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或
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
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

文選卷之八

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遷忠於若處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
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
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故復撰序所懷

善本有以字為之贊善本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
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
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
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群字長
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善本此一段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

微本末復弱善曰班固漢書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洪曰
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子火德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
颶風扇動也二溟謂南溟北向曰虬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向曰虬
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潛魚擇淵高
而求應也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
也善曰周書曰美為士
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鱉歸之沸於淵左赫赫三雄並迴
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善曰潘岳為賈謐
乾軸良曰赫赫盛兒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
贈陸機詩曰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三雄鼎足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
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善曰國語聲子謂子
木曰若杞梓皮草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
人在冬則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
松竹也鳳龍
蘭菊並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
不暇栖伏也亭秀也善無者皆出見於時也善曰香草

善鳥皆**英英文**若**靈監洞照**應變知微**曠奇**善本作賞要

向曰此謂首咳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鬼洞通照明也

知微知章又曰探日月在躬隱之彌耀良曰言其明也彌

曠索隱鉤深致遠善曰莊子

日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用之曰子甚者**文明映心**

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兜也

鑽之愈妙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

而明窮則約而詳論**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鏡曰滄海橫流

語顏淵曰鑽之彌堅善曰孟子曰**達人**

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善曰

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濟曰紛亂也

善始

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

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敬殊勲密以咨咳咳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匡朝寧

公達潜朗思同著蔡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

如卜筮預見其事也善曰法言曰**擣里**

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運用無方動攝**

群會爰初發跡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向曰言思

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也濟曰**邁遇也顛沛亂**

也鏡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

益亦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

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非固僕書述曰子明光**愔愔慕**

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念不延邁此顛沛

裏筭無不經翰曰愔愔安靜息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

從太祖征伐常謀謀惟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疊疊通韻跡不**

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情愔

斲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向日疊疊進也言善謀所進如

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停

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停

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停

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停

滯也 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
言依之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哂笑也
善注 智善本字 能極善本字 物愚足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
外見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收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
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
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
以全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 向曰此謂表煥也郎中官也純
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 真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正也諒
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
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真而
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
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言煥
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仁而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 雖遇履
也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雖遇履
虎神氣恬然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
布擊表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
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
不許亦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
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耶且不在於彼且煥忙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 行不脩飾
獲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行不脩飾
名跡無愆 善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逾 善本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 此謂崔琰也天

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言煥
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仁而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 雖遇履
也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雖遇履
虎神氣恬然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
布擊表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
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
不許亦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
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耶且不在於彼且煥忙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 行不脩飾
獲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行不脩飾
名跡無愆 善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逾 善本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 此謂崔琰也天

性疎通而明朗若鑑字高不可窺見其內也疑高見善
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
貢曰夫子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

之牆數何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
顏色也形見也善曰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忠賢之士也

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人惡其上時不容
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哲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
哲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盜憎其主人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良曰

珠玉兒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
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

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善曰孔融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薦補衡表曰忠果止直志懷霜雪

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
珠也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

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
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

賜琰死周易曰小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

人遺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善曰形器不存方寸

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善曰形器不存方寸
海納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善曰周易曰形

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和而不同通而
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不雜善曰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遇醉
不雜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

忘辭在醒貽荅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
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

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者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

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穀許昌問邈曰頗
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湯御叔罰於飲酒臣

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
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向

同善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銑曰此謂
陳群也長

注

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佐不移漢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始輔愧恥不能致者如堯舜之德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民未知德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若在已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玉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向曰此謂夏侯玄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所知也踰過也善曰言德喻玉

器範自然標善本隹無假全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銑曰泰初夏侯玄字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唯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

良日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王履跡濁此必從虛偽而玄然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

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北被誅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日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日以六合之大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善本作既同

情禮兼到銑曰此謂士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

王生知死不撓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翰曰烈烈謂威勇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王生知死不撓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翰曰烈烈謂威勇

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
仁道具於身也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
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授廢辱今日當與卿自
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
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其露中為尚書坐高
貴卿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
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諛論語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至矣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
仁至矣
大志在高構增堂及陞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
事大志在高構增堂及陞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陞喻
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
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陞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三級廉近地則
端委虎門正言彌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良曰虎門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
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也銖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
死以存臣心盡禮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

人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
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忠其次泰
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
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濟
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此諸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見基宇備
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善曰堂堂已見上文
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
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善曰孟子曰伊尹
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標善本榜風流遠明管樂翰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標善本榜風流遠明管樂
善曰孫緯子曰聖賢極其標勝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標勝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道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苦角反向曰易乾卦初九文辭云
潛龍勿用謂亮未見用之時潛隱於
野雅志益堅確乎其不拔也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蒼龍也方
言曰未外天之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濟曰四千六百一十
龍謂之幡龍

歲日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
言亂也善曰僕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苟非命世孰掃從才象雲莫貢反一聖
百六之會者也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
賢也孰誰也秀雲昏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
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
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曰雲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宗子
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謂先王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
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善曰蜀
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
彼有急而控告於已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
控告杜預釋禍中林鬱為時棟服言去禍衣棄林野鬱然
日控引也釋禍中林鬱為時棟服言去禍衣棄林野鬱然
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盛息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表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
仲明書曰足下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元字也弘大長遠也
諸人為時棟梁

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善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善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立也言天下喪亂
多特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
振古人之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
無妄惟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善曰毛詩曰網繆束薪毛萇曰網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緝熙在早非懈義在和平天下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
懋以事一人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劉璋曰先主與統議襲
各將各有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
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善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善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立也言天下喪亂
多特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
振古人之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
無妄惟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善曰毛詩曰網繆束薪毛萇曰網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緝熙在早非懈義在和平天下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
懋以事一人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劉璋曰先主與統議襲
各將各有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
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四十五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用中計果能二將還定成都此
謂三略陳而霸業公琰植根不忘忠善本正豈曰謨善木
成也善同向注

字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
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

然而有也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
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善曰蜀志曰琬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
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公衡冲善本作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黃權也公
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

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善
日毛詩曰秉心塞淵毛詩疇昔不造假翻鄰國謂伐吳軍

日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翻鄰國謂伐吳軍
其欲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車蓋假借朝夕而已非

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圻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

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進能徽音
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退不失德齊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掌諫先主也退不
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

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
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

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躬翰曰此謂周瑜
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公瑾

賢臣須君顧躬乃為用也善曰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披草求君定交一

面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
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人之相論

也徒以一而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向曰桓桓武兒霸跡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吳二山名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而章三光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而章三光

高誘曰三光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外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

成公子嗣曰請息肩於晉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字作宏謨臣此霸道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

大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釋實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推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

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大后桓三不以老臣屬才為世生善本作世亦須才翰曰

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技跡草萊荷擔善本吐

奇乃構雲臺向曰君不可清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

與周瑜遇瑜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

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

與周瑜遇瑜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瑜奇之因薦於

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此謂吐奇策也構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諸賤者之事善曰陸機謝平原表

子曰振敷技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戶淮南子瑜都長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

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

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失皓德行純懿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鵠鵠固慎名器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亮但公

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比大文夫矣私位謂兄弟之次也

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

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

詩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伯言音塞善本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善本

字獻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善善直也出為將帥

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謀寧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

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矣折曰寧安挫折也言

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矣善曰老

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之議

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士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比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

傳吳黎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

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彼白珪質無塵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

整珪玉無玷欽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

無毀立行善本作以恒臣上以漸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

漸諫不為彊也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

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宜濞周易曰君子以言

有物而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

者謂時濁而不隨感故不染也善仲翔真善本作亮性
日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不和物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
諂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善本作過

孫陽放同賈屈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
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

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

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

並吳臣凡七人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

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

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

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主人有逆鱗說者嬰之

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

辭曰驥躡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

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

玉石相探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太

傳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

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洗洗眾賢千載一遇向曰此揔述

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整轡高衢驥首天

各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

足也驥舉也善曰鸚鵡賦曰葦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

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驥首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向

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

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體

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

春秋曰德行昭美此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尚

想遐風善本作重暉字載挹載味俊生擊節懦夫增氣向日言庶幾想衆賢

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

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

文選卷第四十七 終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昔築上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

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

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
為一卷書曰有使求求書奏之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
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鏡曰伊惟肇始也吳穹天也張揖曰

吳穹春夏天名也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于

善本作於字

秦

迄至也文穎曰率邇者踵武迹聽者風聲

良曰率循邇近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

風聲善惡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邇近也踵蹈也

武迹曰迹遠者聽其風聲

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

善本無也字君眾多其道湮沒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

繼昭

善本作韶字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

十有二君

向曰昭明夏大也言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

文穎與善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翰曰罔無若順淑善疇誰也言

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為也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

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

軒轅之前遐哉邈

乎其詳不可得而

善本無而字

聞已

鏡曰軒轅黃帝也遐邈遠也詳求也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善本作風字

可觀也

良曰五帝三皇之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漢書音義曰

哉良股肱哉

翰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

善本有唐字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

向曰后稷堯臣周之

始祖鏡曰創始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

公劉發跡於西戎

濟曰公劉后稷

之孫也居於西戎人咸歸其德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

文王改制爰周邛

隆大

行越成韓曰美於邦大越逾也言文王改制遂為西伯於

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而後陵遲衰微千

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載無善本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鏡曰言周室後雖衰微而

善終始之道使之然也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

人猶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良曰言周所

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善曰言周之故軌跡夷

先王制創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跡平易而易為法則

也二易並善曰湛深也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盈豉切善曰湛深也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大易可豐厚也善曰憲法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

統理順易繼也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

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

得錯其象而彖其辭善本

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

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

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右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孟

康曰維緜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

善曰爾雅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

日元始也未有殊甚絕遠之跡可考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

量於今者也今謂漢也尊名上之名漢亦宜然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

之德逢蜂毒本湧原泉沕勿灑聿曼翫反向曰

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沕灑聿曼翫反向曰

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灑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筆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翰曰旁

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翰曰旁

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張揖曰旁魄布衍也善曰魄音薄

上暢九垓來下

沂八埏音延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孟康曰暢達也垓

重也沂流也埏若瓮埏地之八際也言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濟曰萬物皆需天子之德澤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恣疾風也遊原

遊闊沫善曰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遊原

也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沫浮

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游其沫

聞善本作昧昭晰支列反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澤則

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

滅醜味喻夷狄皆化之也善曰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昆蟲聞善本作回首面內謂懷天下之仁德也文穎

也日闔澤音樂也韋昭曰面向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微工麋

鹿之怪獸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遮也麋鹿麟

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

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格共抵丁之獸鏡曰導擇也一

也犧牲供祭祀者貉角抵根也武帝時得白麟其角共為

一根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

德所感有獲周餘善本有放龜于岐池沼之中至漢武之

此瑞也世得之於岐山之下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文穎曰周放

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

靈園

語賓於問

館

永神

仙禱

思神之

居之

處也

是時武帝

鬼神

接

招翠

黃乘龍

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

帝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昔黃其何不來下余

吾溼涯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同善注

靈園

語賓於問

館

永神

仙禱

思神之

居之

處也

是時武帝

鬼神

接

招翠

黃乘龍

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

帝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昔黃其何不來下余

吾溼涯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同善注

靈園

語賓於問

館

永神

仙禱

思神之

居之

處也

是時武帝

鬼神

接

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問館之內也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奇物譎詭倣儻窮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也向曰欽美臻至

善本作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進讓之道何其

爽歟泰山也愿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

王舟王以為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鈐曰武得兵鈐謀車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善曰小雅曰心慙曰愿女六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

周未可封禪為進漢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

征不諛音惠向日太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

而進也費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之君功美無雙休烈善

物造見也善意者善本無泰山梁父善本設壇場望幸蓋

號以况榮以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况善也榮美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天儲祉福慶善也陛下謙

讓而弗發也善本無也字制讓而不為文類曰弗發發封禪之契挈三神

之歡缺王道之儀濟曰契絕也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應劭曰挈絕也李

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良曰或謂善本作且

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瑞以示王者使知

至化之道比天命固不可辭也孟康若然辭之是泰山靡

記而梁父罔幾也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翰曰言自而屈說者尚可善本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昔之君若

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

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武帝不可讓也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夫脩德以錫符

奉符善本作以行事不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

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故聖王

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勅功中嶽向曰替廢謁申款

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

善曰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以章至尊舒盛德發

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

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善本作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翰曰皇皇大也不亦大也貶輕

損也卒或為本張揖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

善本日月之末光絳炎謂經儒之人也以展宗錯謂經儒之人也

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宋官錯致心言難用經儒之士行其
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
致其事業漢書音義曰宋官也使諸儒詔功著業得觀日
月未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善曰錯千
初猶兼正列其義被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
七據之無善本作窮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
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
藝經也襲繼也據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孟康曰猶因也
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
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清為六經漢敘七經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作英聲
騰茂實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大漢前聖
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言古先聖帝明王所
以長保大名為王者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向曰掌
之首者用此道也

禮樂之故事者也漢書音義曰於是天子沛普蓋切善然
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

改容曰俞乎朕其誠善本哉說曰沛然溫潤也俞然也朕
之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乃遷思迴慮愬公卿之議詢
許皆切善曰係或為沛

封禪之事詢謀也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翰曰詩者
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
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
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
下也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
曰油然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
作雲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良曰雨露滋液潤
滋故可遊遊也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之生者不養也善曰說文曰滲下
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鹿言漉

翰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積也
豈何也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蓄積
之鏡曰此非唯雨也則君非唯禘之我祀
非唯禘我下入而已蓋君化分散萬
物皆霑也祀猶君也布護分散見
善本作名山顯位望君之來明禮之位望天子之來幸也
思字
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
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良曰侯何邁往也李奇曰禘般般
之獸樂我君囿
字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翰曰般般雜色兒樂游也是時
文也章文也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
文者陰陽雜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收收

見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也態兒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兒蓋曾聞有之今
乃親見其來也漢書音義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

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代切善曰親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無從地應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也
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爾亦字於舜虞

氏以興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文穎
濯濯之麟游彼靈
疇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
善本作帝用享社
游兒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疇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
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祖往輿車社福也漢書音義
曰武帝祠五疇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善曰毛詩曰鹿
鹿濯濯文穎曰馳我車之前也善曰帝天帝曰白麟馳
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三代之前蓋未曾嘗本作有
天用散享之答以祉福也

而見也善曰楚辭采色炫曜從火煥炳輝
本火煌向曰
日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曜從火煥炳輝本火煌向曰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向曰三代謂宛宛黃龍興德而外宛龍見文穎曰起至德
夏殷周也宛宛黃龍興德而外宛龍見文穎曰起至德
也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也鏡曰陽龍

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上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為土云受命所乘也文穎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厥之有章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言天以其有德示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善曰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

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依類託寓喻以封巒翰曰言依祥諄諄然命之乎曰不

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巒山也漢書音義披藝觀之天日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欽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荅天子之德而天子猶

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善曰尚書故曰

日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於歎美之辭也良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

興而慮衰安而思危也善曰太公是以湯武至尊嚴不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

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徐廣曰假大也善曰湯武雖居至尊嚴

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

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一首并序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

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奏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善曰王莽移龜鼎于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是不足草玄覆室願性全真而反

不辭鯁議是不足草玄覆室願性全真而反

露才以耽龍詭憤以懷祿素餐所刺
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中散大

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臣雄經術淺

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善本作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善

無位愧無以稱職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

也補臣伏惟陛下善本有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當也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作民父母為天

下主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執粹精善本作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良曰參合也

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善曰難蜀配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詩序水酉

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開闢已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恭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文善本無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善本作有顛胸縣病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

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善曰賈逵國語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濟曰章見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

黃泉在地中敢竭肝瞻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向曰究盡也善曰萬分處一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肝肝音吁睢睢翰曰權輿希也祛開

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雖野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雖野見景賦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賦

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音吁

判分也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也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燠與嘔同爰初生民帝王始

存統曰天地既分易有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曰有天地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沌混

茫善本作混之時釁善本作聞罕漫而不照善本作察世

莫得而云也翰曰混沌混茫之氣也釁聞罕漫不明兒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

其質善曰混沌混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

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厥有云者善本有上罔顯於

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厥有云者此善本有上罔顯於

犧善本皇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羲之皇者也罔

義中莫盛於唐虞通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善曰司馬遷書曰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而暴虐善曰言有斯四德獨秦崛求勿切善起西戎邠

秦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蓋也言始嬴善曰史記曰秦基善本作孝公茂

惠文奮昭莊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士謚也茂盛禽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

也善曰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至政破從善本切

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善本字盛從鞅於儀章

斯之邪政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

日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善

上商鞅張義呂不馳驚起翦恬賁之用兵翰曰馳驅白

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善曰史記曰自起攻楚拔郢

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

齊大剗間滅古文剗八語燒書向曰剗削也剗除也言除

破之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日

藏書詩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日

池廢塗塞也欲使人愚也善曰崩樂已見遂欲流唐漂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

虞滌殷蕩周濟曰流滌滌蕩並謂除去其禮然除仲尼

之篇籍自勒功善本作業翰曰難燒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於秦紀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大禮官博士

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獠而不臻日

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獠犬鬻人者也

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鬻人也又曰獠犬

不可親甘露嘉體景曜浸潭涇之瑞潛濟曰此瑞潛而

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善曰嘉大第浦經寶險巨狄

鬼信之妖發星星落於東郡巨狄大人也言有大人長五丈

夷狄之服見於臨洮鬼信之妖謂華陰之野有見神歇靈

持壁與鄭使曰明年祖龍死是也善同向注

液善本作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良曰天

道之甚故歌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木羣飛喻天下亂

也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

彼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帝王之道兢兢平不

可離已鏡曰兢兢懼也言為君之道兢兢業業夫能貞

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濟曰窮極皆多也

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昶者多妖慝也善曰真正也言既

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

親或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向曰覽

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

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有仁

義之德尚缺矣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故若

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若

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翰曰若順也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此跡於

桀紂之王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況盡訊信善

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本作

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良曰

掃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

訊除也善曰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

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

葉音攝向曰奮迅成武貫宛葉地名善自武關與項

羽字戮力咸陽鏡曰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

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漢書曰漢王聽信策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

王即皇帝位于犯水之陽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

文選卷第八

十一

悉除始善本作儒林形善本作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秦

紀及圖書經典稍益典焉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秦

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良曰言漢繼秦餘近

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孔

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

安國尚書傳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網弛而未張濟曰典

也善曰為襲秦項故道極數殫闇忽不還統曰漢道已

關者不補弛者未張也善曰言天道既逮至大新受命上

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帝選資后土顧懷向曰上帝天也危土地也言秦為酷暴

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選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

之善曰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言上帝迴還而資助

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翰曰玄天黃地也

皆見於時也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

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

薰蒸以著黃虞之澤必渤善本洊勿涌聿川流海渟音庭

列焉涌出而瑞之言祥瑞多如川流海水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

之渟貯也餘皆水流兒言祥瑞多如川流海水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

彌八坻善本上陳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坻八方也言

露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八方之境德聲上陳於震聲日

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向曰震

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萬國歌謠響飛滿動明德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侷

天儻譎詭天際地事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侷謂卓異也譎

詭謂變化之速也善曰言衆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

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

如篇章然也善同向注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

室善本其疇離之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離

室其誰能治之若此善曰假至也言卓哉煌煌真天子

之表善本有也字濟曰卓下煌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慶矣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

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

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受

命甚易格來甚勤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

至令衆瑞咸昔帝纘善本又有隨前踵古或無為而

治或損益而已善本作豈如善本作新室委心積意儲思

垂務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土繼跡

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

拱治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

散因於夏禮所損益善本作不寐勤勤懇

懇者非秦之為與善本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善曰言新

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

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

勤勤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良曰前

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
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
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是以發秘
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

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曰秘書之府良曰胤嗣繼紹也

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胤續也紹繼也

兆古文畢發炳煥善本作照耀靡不宜臻謂正時月之節

者量斗斛也金科玉條法令也神卦靈兆卜筮也言此諸
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
曲盡發而明之炳煥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宜之無所
不至臻至也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

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善曰卦龜曰兆神靈式軒旂旗

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宜徧也臻至也

以示之向曰式用也善曰式用也漢書曰恭立大夫卿

車服蔽冕各有差軒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
不得有飛輪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
為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
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善曰言制

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禮曰正天下吉凶之

善曰漢書曰恭請親九族淑賢以揚之翰曰淑美穆和也

考論五經定娶禮姚鳩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良

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良

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有中欽脩百祀咸秩也銑曰欽敬

善曰漢書曰恭奏定南郊也謂敬脩百祀皆得次序也善曰漢書曰恭奏

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辟
雍善本作明堂壯觀也善曰漢書曰恭奏起明堂辟雍

雍雍臺四字

九廟長壽極孝也銑曰天子七廟恭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嘗食之

堂善曰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嘗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

成六經洪業也翰曰洪大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北懷

單于廣德也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北懷

若復五爵度三壤也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

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土地四等臣

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經井田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善曰漢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免人役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

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免人役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

方甫刑良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此之

刑孔安國曰匡馬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

後為甫侯善曰馬法司馬攬苴之法

也講成出草車一乘教戎備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

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

和之風也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爾雅曰懿燦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燦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言諫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多也漸進也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

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期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

瀆流行而不韞積善本著作韞字翰曰俾使緒業也布瀆

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占聖

善曰韞韞已見上積與韞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

乎煥哉盛美之言也善曰論語曰

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

之望允塞善曰言

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

群公先正罔不夷

儀及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

儀言有茲况冠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無不振懼威德善曰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黃帝虞舜莽之先祖善曰史

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

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

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黃帝後鳩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王網弛者既已善本作張炳炳煒煒麟麟二字豈不懿哉日

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内而洽侯衛厲揭例要荒濯沐銑曰被及仁風霑濡

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霑風也

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

深遠者漸淺也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

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述

善本作術字前典巡四民迄四獄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

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獄申宗祀之

儀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獄也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

月朔巡狩增封泰山廣善本無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葉

也向曰典常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

岱曰梁父者泰善曰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儀平也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

儀言有善曰茲况冠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無不振懼威德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黃帝虞舜莽之先祖善曰史

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

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

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黃帝後鳩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王網弛者既已善本作張炳炳煒煒麟麟二字豈不懿哉日

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内而洽侯衛厲揭例要荒濯沐銑曰被及仁風霑濡

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霑風也

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

深遠者漸淺也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

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述

善本作術字前典巡四民迄四獄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

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獄申宗祀之

儀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獄也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

月朔巡狩增封泰山廣善本無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葉

也向曰典常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

岱曰梁父者泰善曰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儀平也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

儀言有善曰茲况冠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無不振懼威德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黃帝虞舜莽之先祖善曰史

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

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

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黃帝後鳩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以善本作補

王網弛者既已善本作張炳炳煒煒麟麟二字豈不懿哉日

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善曰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内而洽侯衛厲揭例要荒濯沐銑曰被及仁風霑濡

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霑風也

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

深遠者漸淺也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

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述

善本作術字前典巡四民迄四獄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

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獄申宗祀之

儀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獄也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

月朔巡狩增封泰山廣善本無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葉

也向曰典常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

岱曰梁父者泰善曰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銑曰高山深淵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

至淳深也舜命謂莽也臻至也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

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海外遐方信延

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于海外遐方信延

頤企踵回面內向善本作嚮字隅隅恭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

於君喁喁衆口喜悅息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

立天下延頤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頤

歸帝者雖勤讓善本無惡烏可以已乎善曰帝者謂莽也

天下頤心帝者雖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已乎

乎言不可止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宜

命賢哲作善本有典一篇奮善本作舊字三為一襲以示來人

摘之罔極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令

之心使無極也摘舒奮振罔無也善曰言宜命賢

智作帝典一篇是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濟曰今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

善曰巍巍高大也已見

上尚書曰栗栗危懼

含其美之實德善曰言明德

比於馨香其實故臭而舍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

正聲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謂諸清和之則百工伊

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

庶績咸熙又庶績其

疑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

效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

典引一首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

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

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教杜矩展隆郤善本作郤字

萌等召詣雲龍門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善曰范擘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

略曰尚書即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隆展際壽或至永平之中小黃門越宜向曰小黃

門宦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善本

非邪鏡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臣等對曰無等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何

字曰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言善本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言作亡

字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為輔

佐秦亦未滅謂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是時無賢佐

秦篇為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善本非是也

有將見問意臣具對素聞知狀鏡曰固既有此對天子召開寤耶七字

為非也固又具對本所聞知詔固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事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

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備古今之變成至以身陷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

反微其文譏刺朝廷司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於卓氏父但有賤損漢世非義士也

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

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主上未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鏡曰言相如以此臣固常伏刻誦賢以遷相去遠也

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謂

脩春秋廢之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

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臣固頓

首善本又有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

不及前人蓋誅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朽

容明盛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

樂善本無啓發憤懣善本作覽悟童蒙鏡曰樂謂樂光揚

大漢軼聲前世善本作代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齷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

儀始分烟烟因焜焜於云反翰曰太極混沌氣之初也

蔡邕曰易大極是生兩儀烟烟有沈而與有浮而清向日與

混沌氣有重濁而沉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也蔡邕曰

清者為天沈浮交錯無類混成鏡曰沈浮之氣用交雜衆類混

氣昇天道滂而氣降外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

天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鏡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

也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

終於水則同于草昧玄混之中翰曰天地初間至理無名

復始也

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

得而綴也連綴也詔言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前

天造草昧混濶濁

得而綴也

寂漢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厥有氏號絕天闡繹亦莫不

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莫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

脩也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若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

可得脩始也闡謂也釋治也莫遠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

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

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亞斯之世善

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字作代通變神化函含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

則難可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知也善本無者莫崇乎陶唐統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

絳善本無者莫崇乎陶唐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

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

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善曰翼

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陶唐合胤

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

而禪有虞虞善本作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

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

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

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

以爲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蔡邕曰天有

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王四臣臣偏

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

亦莫不

善本無

得而

可字

善本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

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未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

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左故先命玄

聖使綴學立制說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

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立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

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誥向曰宏大亮舉表立相

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蔡邕曰相助也

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

顯助祖宗揚明備哉粲爛真聖善本作神字明之式善本有也

其道既備粲爛然其雖皇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善本無

編矣說曰阜陶夔堯臣也衡謂伊尹也且謂周公也密勿

則雖阜陶之徒備僂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是以高光

二聖辰善本作宸字居其域翰曰高祖光武二君如北辰居其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向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

于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說曰拊翼未舉故海內雲蒸

雷動電爍必播友良曰威也胡縊一莽分上善本不泄其

誅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

死泄臨也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

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

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

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

人象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作群右正位度宗敬若順

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右諸侯也度就宗尊曰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

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王位若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疑命有于德

不怠嗣善本無淵穆之讓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

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廉號師矢敦奮揚之容欽曰廉無師

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揚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搗與麾同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

詩曰矢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歸衆蓋以膺陳兵誥誓勤勉秉旄奮麾之容搗與麾音義同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

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善曰尚書曰堯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佐之弘陳云爾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

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

孔子也能表相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帝者之上儀誥

誓所不及已濟曰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儀則尚書所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責可探也鏡曰鋪布也言布觀

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曠幽深也蔡邕曰洪大也纖細也善曰探曠見文賦並開迹於

一貫善本作同受侯甸之所善本無服亦世勤民以方伯

統牧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甲微如起一貫之士

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

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相子新論曰湯武則久若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

年曰武乙即位周王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

季命為殷牧師也

黎崇之不恪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

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蔡邕曰韋豕韋

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

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

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

乃始征至于黎三皓亮五華夏京遷鎬劉良曰周戶稷至公

伐也

湯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

也鎬亳地名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

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

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亳孔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濟曰

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王自北面臣位用虎龍之兵攻滅桀紂以外天子之位也

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

子之邑也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

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

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銖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

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

聘魯觀湯樂見舞大護曰聖人之弘樂也而猶有慙德皆

以臣伐若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蔡邕曰武周樂也護

設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於始伐也豈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亦猶於烏穆猗邠翕純

皦皦亦繹也商頌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

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蔡邕同翰注以崇

美也翕純皦繹盛明之兒皆謂大也蔡邕同翰注以崇

嚴祖考殷薦宗配帝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

上天也。善曰易曰先王作樂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曰

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越於也。蔡邕曰對答也。善曰毛烏弈乎千載豈不克自

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善曰毛烏弈乎千載豈不克自

神明哉。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蔡邕曰烏弈光耀流行

貌。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誕略

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誕略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善曰有耳字。統曰

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

變。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畧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

光藻明而不變。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

言無殊功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向曰矧況也。泝上也。況我大漢以堯

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

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

也。甄陶謂以土燒器也。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

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善曰甄陶已見上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良曰緝熙明也。蔡邕

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

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

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向曰言天

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大地四方幽遠之處。蔡邕同向注。仁風翔于海表威靈

行乎鬼區。統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蔡邕曰鬼區絕

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萬國。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慝區。善曰本字。亡無回而不泯微

胡瑣。善曰本字。而不願。善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

也。善曰願養也。何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

其功非堯不能與也。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

之功非堯莫能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鋪聞遺策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政

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使策聞於天下政教

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其謂也善曰言布聞古之遺

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謂曰明明在下至於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也三光日月星也使

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匪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

載地絃宇宙外運渾元內露毫善本作芒造化之氣內則

如章三光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善

溼恩霑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善

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

被性類脩善本作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銑曰性生也品

也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

王榮鏡宇宙尊亡與元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翰曰

矣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

名鏡照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元

敵也善曰言漢之德能戈古之列辟其功乃始虔輩勞

又為百王之君也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乃始虔輩勞

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向曰虔敬也輩勞也

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

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蔡邕曰鞏亦勞也善曰易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至於遷正黜

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

樂也則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蔡

邕曰僕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

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

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

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

二代矣於四者宜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

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

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慈

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人善本而進曰既不能傳述

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

僉皆也蔡邕曰慎而無禮則蕙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

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

年善曰三事岳牧已見上世宗武躬奉天經良曰孝者

之則俯蹈宗軌說曰俯下也世宗武躬奉天經天地之經

也天子身行孝道善曰惇敦睦辨章之化洽輸曰惇厚九

言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惇敦睦辨章之化洽族和睦上下

辨章服其化已洽矣善曰尚書曰惇叙九巡靖黎蒸懷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

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

也保養也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燔元瘞懸

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燔元瘞懸

善本作沈肅祗群神之禮備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

縣字

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說曰

山曰皮懸祭川曰浮沈

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

也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

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良曰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

六經卷之六

二十一

善本而進曰

既不能傳述

向曰言禮官

既不能傳述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向曰言禮官

瑞者朝夕坳牧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坳牧也林外曰坳外外曰牧蔡邕曰天子

內也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翰曰日月之下邦也

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

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雉朱烏玄秬黃粳侯莫之事耳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

瑞也秬黍粳麥也善曰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

烏火流為鳥也已見上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

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魏曰謂

我嘉粳薛君曰粳大麥也

臣喜悅其嘉瑞故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向曰皆盛多兒也

動色而相趨也

見上毛詩曰蓋用昭明夤畏承聿懷之福濟曰夤敬聿脩

奉璋峨峨

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

交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善曰亦以寵靈文武貽宴善本作後昆覆以

尚書曰嚴龔寅畏

懿鑠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

傳遠放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豈其為身專善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

專字上有辭也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若然

而有二字辭也為專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

受之亦宜勤恁而旅力以充厥道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

封禪之事以充美祖考之道也恁啟恭館之金滕御東序

思旅陳也蔡邕曰恁思也旅陳也

之秘寶以流其占向曰啟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也金滕

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

昔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蔡邕

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項河圖雒

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

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圖書者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

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

孔繇先命聖乎也濟

曰

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繇體道孚信也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行德本正性也蔡邕曰體行正性胃堯逢吉丁辰景命也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此吉瑞當於嘉辰此王者之順命也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入命也

命以創制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

神向曰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答三靈之蕃頌祉展

放唐之明文之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也蕃多祉福展廣也

放唐謂堯也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在天子之聖心也善曰允信也

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聖上瞻前顧後無此

之心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乎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

句一豈茂清廟憚勅天命乎善本有乎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

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蔑輕也清廟祖考廟也憚難勅告也蔡邕曰蔑慙也善曰毛

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有四人漢曰伊惟也遂古上古也降下戾至爰於也此謂

四人也蔡邕曰戾至也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有不俾

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有不俾

而假素罔光慶善本作而遺章不使封禪而假勅素牒無

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舊傳俾使罔無光大章也謂書傳

也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

告之以光明之今有善本作如台而獨闕也良曰自封

度而遺其篇章善本作如台而獨闕也禪之君豈

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禮也善是時聖上

日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善是時聖上

固已善本垂精游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屢訪羣儒俞

作論咨故老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與之斟

酌道德之淵源善本作覈仁義善本作之林藪以望

元符之臻焉向日對酌飲也向曰對酌飲也善本作覈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

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肉曰肴骨曰覈木實也臻至也蔡邕

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

也詩曰洞酌彼行既感群石之謹辭又悉善本有五五絲宙

之碩慮矣碩大白羣后百官也謹正也悉盡也五絲卜辭也

者之大慮以知吉也蔡邕曰謹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若

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

下已舉五卜之將將評蒲萌切善萬嗣揚洪輝奮景炎翰曰

占而習吉也將評本作繇善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評使

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出揚漢德之大光

振大漢之明盛也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善曰繇

使也繇與拊扇遺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播久而逾善本作

古字通也布烈業也愈字久而逾愈字

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汪汪乎丕

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濟曰汪汪

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

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堯皇大也

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終

文苑卷八十八

此書... 文苑... 卷八十八...
 天之... 野... 其... 觀... 豈... 文... 書... 遊... 樂... 始... 歡... 遊... 樂... 始... 歡...
 而... 不... 敵... 日... 者... 餘... 人... 而... 人... 不... 知... 此... 故... 天... 玉... 玉... 平... 下...



